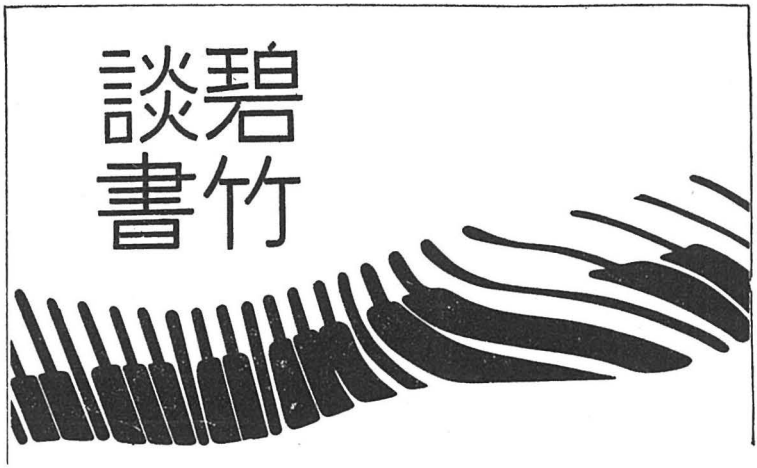
碧竹談書



●先說幾句話

雖然說目前是出版的淡季，但是這一年來，報紙上仍然不斷的出現 新書廣告，書店裏還是爲各種五顏六色的新書所充斥，新的出版社也紛紛成立，臺灣的出版界似乎相當欣欣向榮。不過，如果仔細的看看，那麼，將會發現在這一大堆新書裏，三分之二以上是翻譯的，而翻譯的書則大部分是在臺灣禁演的影片所改寫的小說，由於有許多出版社競相搶譯，譯書者的程度難免良莠不齊，再加上譯筆拙劣，因此，**這一類書充其量只是書架上印了字的廢紙**。剩下的三分之一弱才是國人著作或編選的書，其中又以編選者佔大多數，可悲的是有許多出版商又不選又不編，光是左拉右扯的將許多人的作品集在一起印出，於是出現了很多所謂的散文選。**這類書可以騙騙初中的小女孩**，但是出版商的行爲已類似搶奪，應該要他們負法律的責任。還有一類編選的書，光在印刷上用力，附大量照片，美則美矣，**却像西門町大多數的女人，只有一個漂亮的軀殼**。只有很少的一點點，才是個人的專集，在這沙堆中的一些異色（此「異色」不是成人電影廣告的異色，我用異色二字

，是因爲我不願將這些專集一律看成「金」或其他任何華麗的色彩等等）書籍裏，又不是本本可讀。所以，目前的出版界，是太陽下的肥皂泡，中看不中用。但是，做爲一個文藝工作者，萬萬不能推辭異中求同，腐中求精的責任，**更不可以偏概全**，將一切書籍視如電視節目。**文藝工作者的責任，在於一方面創作完美的作品，一方面指出完美的作品**。前者在使世人有可讀之書，後者在使世人知道何者爲可讀之書，這是兩件重要的工作。因此我願意就年來所出版之書，依個人的閱讀心得，指出幾本看了之後不會大罵「他媽的」而後一甩了之的書，提供給喜愛讀書的朋友。

●妻與妻

近年來臺灣文壇名字最響亮的楊青矗繼「在室男」之後，又由高雄市的文皇出版社推出了「妻與妻」。「妻與妻」共收「醋與醋」、「在室女」、「綠園的黃昏」、「低等人」、「上等人」、「雨霖鈴」、「死之經驗」、「那時與這時」等八篇。這本小說集有楊青矗一貫的風格，以小人物的生活爲主題，描寫他們的愛與恨，歡笑與眼淚，描寫他們的痛苦與掙扎。文中的每一個人，都栩栩如生，就如同活在你我的左右，眞眞實實的反映了這個現實的社會。其中尤以「低等人」最震撼人心，「低等人」寫一個在宏興公司拖了三十年垃圾的臨時工粗樹伯，一心一意只想升個正式工，到他六十五歲時仍然沒有指望，最後他渴望有一個殉職的死，因爲殉職有撫恤金可領，更因爲單身的他還有一個老父。全篇充滿生命的悲哀，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好小說。「綠園的黃昏」是書中較弱的一篇，如果不把它收進「妻與妻」，應該會有好處。雖然如此，但無可懷疑的，這還是一本相當成功的小說集。在往後的創作裏

，假如楊青矗能够避免平舖直敍的說故事方式，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旁白，能够避免替書中人物說話，那麼，創作出更成功的作品乃是指日可待的。

●楊子專欄

楊子寫了兩年多的專欄之後，選了百篇交由新生南路的新年代出版社，在今年四月印出來後，書名就叫做「楊子專欄」。在「我的頭胎」代序裏，楊子首先表明他的志願「是做一個寫政治經濟問題的專欄作家」，因此寫楊子專欄「只是一時興起，既非情之所鍾，出書之事，也就意興闌珊」，但是他的寫作態度是非常嚴肅的，「每執筆則思潮澎湃，無一篇不充滿我的眞情。不論作什麼主張或單純的抒情，我都不稍掩飾强烈的我的意念，也不顧忌人們對我的意見會作怎樣的看法」，他堅決的相信「在承襲傳統時一定要站牢現代化的立場，在接受現社會的是非標準與道德規範時，一定要有肯定自己的抱負。我，有自我的尊嚴、才能、執着與光熱，對於國家社會的進步，觀念與思想的革新，應有當仁不讓，捨我其誰的氣慨」。就這樣，在目前的專欄裏，楊子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清新可人，而且充滿感情，全然異於一般專欄文章的冷澀，空洞和生硬。楊子的筆鋒指向相當廣泛、他談音樂（例如「搖滾樂新義」），談時裝（例如「熱褲冷談」），談自殺，談聯考，談世局。在他的文字裏，全部由「愛」貫穿，他多次强調「愛人的人沒有恨」，終於使他被稱爲「純情派的專欄作家」，終於使他寫出了風格獨特的「楊子專欄」。

•六十年短篇小說選

隱地編了「這一代的小說」「十一個短篇」（現已改名「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」，由大江出版社出版）、「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」和「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」之後，和大山、林青、林柏燕、思兼、鄭明娳等五人成立了一個「年度小說編輯委員會」，而由鄭明娳主編「六十年短篇小說選」。在這本選集裏，共選了下列七篇：

鄭清文的「龐大的影子」
李喬的「兇手」
張系國的「割禮」
高大鵬的「女鏡」
曼純的「遠客」
楊青矗的「低等人」
奚淞的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

在序的結尾，鄭明娳提到雷驤的「矢之志」和許家石的「三十五歲」原被選入，因爲作者婉拒而沒有收入。爲什麼作者拒絕？這是一個令人玩味的問題。

收入選集的七篇小說是否眞是六十年最好的，這是一個問題。但是個人以爲，不管這個問題的答案爲肯定或是否定，這七篇小說都算可讀。尤以「割禮」和「低等人」爲佳。李喬的「兇手」較弱，曼純的「遠客」平平（至於「遠客」忘了在文末註明出處，則是美中不足。）。在這裏，我除了向讀者朋友推薦本書外，我還要請年度小說的編輯委員注意一件事。在七篇小說中，有三篇發表於純文學。聯合報、中國時報、現代文學、中央日報（遠客）各一篇，是否太偏了一點？

• 焚鶴人

這是余光中在今年四月由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集子。內收散文，小說及論述共十九篇，有後記。除了因爲內容太雜，給人一種勉强出書的感覺外，這是一本值得一讀再讀的書，我的意思是，他的散文可以讀，小說可以讀，論述更可以讀，三者合爲一册，縱然不純，却不損其可讀的本質也。在我的感覺裏，余光中是一位眞正爲文學而努力的人，早先就喜歡讀他的詩，因爲他的詩不像一般所謂現代詩人所湊的詩那般不敢一看。後來喜歡他的散文，他的散文是目前臺灣最好的散文，沒有人出其右，蓋余光中的散文有一股令人窒息的氣勢，有一種詩人獨有的節奏感，縱然有人能學到他優美的文字，也學不到他的氣勢也。而且他運用文字的能力，更令人折服。最後看到他寫的小說，依然深深喜愛。「焚鶴人」裏「食花的怪客」就是一篇動人的小說。中國時報偶爾會出現余光中的詩，最近有一首「慈雲寺俯眺臺北」，相信有許多人沒看到，特抄錄如下，和同好者共賞：

千門萬戶重疊成好一堆惘然
紅塵也無所謂
煙火也無所謂
老病生死也無所謂
一聲木魚
敲寂了下面那世界

千竅豁然貫通，卽始卽終
無所謂從前
無所謂以後
無所謂戶籍確鑿吧現在
日落時
風把一柱香靜靜接去

如果有一拂飄飄的僧袖
四海隨我去雲遊
如果袖中有一隻葫蘆
我寧可打酒
也不願把下面那纖纖的世界啊
裝在裏頭

在「焚鶴人」出版之前，余光中曾在中國時報發表了一篇「萬里長城」，不知爲何不收入「焚鶴人」中？

•何　索

這是一本翻譯小說。梭爾•貝羅原著。劉紹銘譯前四章，顏元叔譯後五章。以他們兩位的中英文造詣，擔任翻譯的工作，最適當。由他們譯的書，看不到一般譯本的生硬與可笑。這本書由今日世界社出版，臺灣有售。

故事情節簡單。何索是一美籍猶太人，擁有美國某著名大學的博士學位，出版過一本「督基教與浪漫主義」。結婚兩次，也兩次離婚，故事卽在描寫他第二次的婚姻，特別是第二次離婚給他的打擊。那時他四十多歲，二任太太叫馬德琳。馬德琳和何索結婚時，似乎是碩士程度，離婚前後正在攻讀博士學位。兩人在芝加哥結婚，婚後，馬德琳要求何索放棄教書的生涯，專門從事著述。於是，他們在麻薩諸塞州一個被稱爲露德村的地方購買了一個小田莊，過着隱居的生活。露德村附近，住有另一對美籍猶太夫妻，蓋斯伯和菲比。蓋斯伯是個跛子，却充滿活力，十分男性。這兩對夫妻很快的變成好朋友。不久，何索夫婦的感情起變化，馬德琳和蓋斯伯成了情人。此時，何索決定回芝加哥去，蓋斯伯一家也跟着去到芝加哥。何索多方挽救婚姻失敗後，便接受馬德琳之要求，兩人離婚，但何索無法忘懷過去。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候。

何索和馬德琳離婚後，隻身住在紐約的一所公寓裏教教夜校，沒什麼事做，只和一個開鮮花店的中年女人拉夢娜，偶爾過着彼此需要的性生活。何索覺得她可愛，却又想擺脫她。於是，書中的第一個情節便是何索乘火車離開紐約，想到瑪薩葡萄園友人處小住，但是一到友人家又立刻折回紐約。次日，拉夢娜來電約何索去她家晚餐並幽會。之後，何索突然搭機回芝加哥，一方面想看他女兒，一方面想以暴力對付馬德琳和蓋斯伯。結果惹了一身麻煩，被他

哥哥保釋後，回到露德村。這本小說在此時結尾。結尾時，何索接納了拉夢娜拜訪露德村的請求。

這本小說的大部分花費在回憶上，其餘則是何索一封又一封的寫着沒有寄出去的信。全書都在處理何索一人的情思，深刻感人，值得一讀。

• 其他幾本

最近，志文出版社出版了顏元叔的「文學經驗」和於梨華的「會場現形記」，臺中的光啓出版社出版了匡若霞的「青葉集」，都是可以看的書。另外，由巨人出版社出版的所謂「大系」，以「大系」爲名，未免太一廂情願？其餘那麼多紅紅綠綠的書，坦白說，很令人失望。如果有某出版社的主持人，有足够的傻勁，我建議他出下列的書：

一、劉紹銘在中國時報副刊的海外專欄裡寫了不少書簡，很可以一印。這位吃馬鈴薯的老兄寫的書簡的確有他獨到的地方。

二、水晶寫了好多有關張愛玲的文章，如果能夠集成一册，是相當有價值的。

三、找高大鵬、司徒門、林懷文，出版他們的處女小說集。這三人都非常年輕，但他們的才華絕對不下於目前任何成名的作家，雖然他們始終默默無聞。特別是後二者，堪稱文壇的天才。注意，年輕是希望的象徵。

假如我是一個做出版工作的人，我會立刻出版這些書，不加絲毫的遲疑。（六十一年七月底在臺北）